

笛声穿过的地下通道



徐玉向

暮色四合时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地下通道。头顶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像是某种不知名昆虫的鸣叫,将行人的影子压缩成紧贴地面的薄片。通道两侧的广告层层叠叠,最外层是色彩鲜艳的整形广告,撕开一角就能看见下面灰黄的招工启事,再往下还藏着去年的寻人启事,照片上的笑脸已经褪成了淡黄色。

公文包带子扯得肩膀生疼,今天会议上被否决的方案还在胃里结块,像一颗咽不下去的止咳糖。我机械地数着地砖的接缝往前走,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敲出急促的节奏,混着远处汽车鸣笛的余韵。

突然,一段清澈的笛声刺穿嘈杂。

起初我以为是哪个路人的手机铃声。但那声音太纯粹了,像一根银线笔直地抛向空中,在浑浊的空气里划出一道干净的轨迹。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转过拐角看见一名

外卖骑手坐在电瓶车上吹笛子。

他戴着头盔,蓝色马甲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车前挂着的防雨布还在滴水。电动车靠在通道边缘,像一艘靠岸的小船。路人像水流遇到礁石般从他身边绕开——有人加快脚步,有人掏出手机拍摄,硬币落进车前塑料盒的声音像另一个音阶。

他浑然不觉,半闭着眼睛,手指在笛孔上起落。我注意到他手背上有一道结痂的刮痕,食指关节粗大,按在笛孔上却意外灵活。

是《姑苏行》,但被吹得时紧时慢,高音处微微发颤。防雨布上的水珠随着节奏颤动,在灯光下变成一串晃动的光点。吹到某个长音时他眉头突然舒展,让我想起老家屋后那片突然放晴的天空。

我停下脚步。笛声在通道里来回碰撞,最后都钻进我的耳道。曲终时他才发现周围站了几个人,局促地笑了笑。

“随便吹吹。”他说,声音比笛声沙哑,“等单的时候解闷。”

“送外卖还带着笛子?”一个穿西装的青年问。

他拍了拍保温箱侧面绑着的布袋,“不占地方。以前在工地干活也带着,灰大就包三层塑料袋。”说着他咳嗽起来,从马甲口袋摸出一板含片。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笛子——尾端缠着电工胶布,笛身上刻着“县中学生文艺汇演二等奖”的字样,漆已经斑驳。防雨布下露出半个外卖箱,里面整齐地码着几个餐盒,最上面那单的小票上写着“不要葱花”。

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往塑料盒里放了五块钱。他连忙摆手:“别,我不是……”但女孩已经跑远。我翻出包里没开封的矿泉水递过去,他接过来时我碰到他指尖,粗糙得像砂纸。

“每天都来?”我问。

“看系统派单。”他拧开瓶盖,喉结上下滚动,“今天这边单多。”水珠顺着下巴滴在马甲上,洇出更深的蓝色。他告诉我他姓李,河北沧州人,来深圳第七年。保温箱侧面贴着女儿的照片,扎着歪歪扭扭的羊角辫。

“笛子是跟谁……”

手机铃声截断了我的句话。他瞥了一眼屏幕,匆忙把笛子插回布袋:“有单了。”发动电动车时,保温箱里传来餐盒碰撞的闷响。他朝人群点点头,蓝色身影很快被通道尽头的黑暗吞没。塑料盒里硬币还在打转,发出陀螺将停未停的声响。

人群散去后的通道突然变得空旷。我站在原地,发现墙角的消防栓上不知被谁放了一枝蔫头耷脑的野菊。笛声的余韵像一缕烟,还在我耳蜗里盘旋。刚才他吹到高音处

时,头盔带子勒出的红痕在脖子上格外明显。

走出通道时,暮色已经浸透了半边天。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把夕阳折射成无数碎片,其中一片落进我眼睛。我想起他说“在工地也带着笛子”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笛子裂痕的样子。

红绿灯前,我看见几名蓝骑手在车流中穿梭。他们头盔下的表情看不真切,但后座保温箱的绑带都勒得一样紧。远处大厦的LED屏开始播放珠宝广告,模特颈间的蓝宝石和他马甲的蓝色在视网膜上重叠。

回家路上我鬼使神差地拐进一家乐器行。老板擦拭笛子时,我注意到他的手指白皙修长,没有一丝皱纹。玻璃柜里陈列着檀木笛、玉笛,最便宜的也要他送两百单外卖。

深秋的风卷着落叶刮过人行道。我想起他保温箱侧袋里露出的半本《笛子演奏技巧》,书角卷得像炸过的虾片。明天同一时间,不知那支缠着胶布的笛子会不会再次被吹响。但这城市的地下通道里,永远会有新的防雨布滴水,新的硬币在塑料盒里打转,新的蓝衣人试图在算法间隙,吹出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旋律。

路灯亮起的瞬间,我发现竟然在哼那段《姑苏行》。调子不准,但足够让公文包里的方案暂时沉默。

榆树记忆

路来森

谈及榆树,春天里,第一让人想到的,就是榆钱。榆钱,可谓春日之时尚。

看到有人说“打榆钱”,榆钱能打吗?其实,榆钱是“捋”——顺着枝条,一把一把地捋下。

榆钱好吃,好在它的嫩、鲜、滑。在吾乡,榆钱的吃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蒸食,二是煮食。蒸食,谓之榆钱糕;煮食,则谓之榆钱粥。不管是蒸食还是煮食,多以面粉搅拌之,最好是大豆粉。当然,榆钱最简单、最本色的吃法,还是生吃。

榆钱老了,渐渐变黄,最终一白。东风起,白如纸的老榆钱,纷纷飘下,如一场飘雪。此时,春事毕。

榆钱落毕,新鲜的榆叶就长出了。正当初夏,每一片榆叶都嫩嫩绿绿,光光滑滑。无虫,甚至无尘,干净极了。

干干净净的嫩榆叶,亦是一道美食。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吃法,在吾乡,榆叶主要用作熬粥。榆叶粥,似乎比榆钱粥更滑嫩。当然,困难的年代,榆叶可用作蒸菜团,作为主食。

榆树皮,亦可食。

小时候顽皮,闲暇无事,户外游逛,碰到小榆树,常常会折一枝,啃食榆树皮。榆树皮有什么好吃的?放在当时,还真是好吃。片片剥食,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剥一片,放入口中,缓缓咀嚼:劲道、滑嫩,黏糊糊,弥散出一种清浅浅的甜味。

老榆树皮,粗糙、厚重,需用镰刀切割。一大片一大片地剥下,外面粗糙部分去掉,只留下内里肥厚、黄润的部分。切块,晒干,再磨成粉,谓之榆皮面。可做窝窝头,蒸食,亦可熬粥。榆皮面,极其劲道,若蒸食,通常是要与玉米面或者小麦面掺合在一起的;而熬粥,其色灰黑,滑嫩而黏稠。

北方人包大菜包,面粉中多喜欢加一点榆皮面,图的就是它的劲道和滑嫩。

榆树,能长得很高大,可谓一树成荫。

记得我的乡村老家中,东南角靠近猪圈处,生长着一株老榆树。什么年代栽植的?连我的祖母也不记得了。粗可搂抱,树荫遮住小半个庭院。

夏日,那老榆树常常成为麻雀的寄宿地。早晨,麻雀们醒来,先是叽叽喳喳叫一阵,然后,轰然飞走,景象极为壮观。黄昏,则从四面八方,辐辏而至,亦是先喧闹一阵,然后,才渐趋安静。那些年,夏日的黄昏,祖母常常在老榆树下纳凉。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一直到暮色淹没了一切。

榆树,什么都好,就是入秋后容易生虫。一种红黄色的毛毛虫,密密集成,用一根根丝线,从树上垂下。人从树下走过,碰头碰面,烦人极了。若然不进行药杀,秋后,榆叶落下,会发现大部分叶子已然呈透明的网状了。

陶渊明《归园田居》有诗句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或许陶渊明只是写实,但榆树确然是很少栽在堂前的,因为“榆”谐音“愚”——家中不可出愚人也。栽在屋后,便好,尤其是与柳同栽,“柳”谐音“留”,“榆”亦可谐音“余”,榆柳同栽,便是寓意“后留余地”——其意,大为吉祥矣。

旧鸟笼

林语尘

老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家具电器老化得厉害。父母打算搬回来住,本该翻新装修一下,奈何物件太多,他们精力日疲,便决定不大动干戈,凑合凑合。我又远在外地,只有年节几天假能回福州,便趁每次回家时,把旧电器逐渐换成新的。

在这个过程中,得不断归置、打扫,丢弃一部分已损坏无用的旧物。我在这房子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时代,其中很多东西都充满回忆。原本的美好设想,是丢弃之前先拍下它们的照片,作个纪念。可实际操作起来根本顾不上,光是来来回回倒垃圾就够折腾的了。

阳台角落原本挂着一个鸟笼,那是我少年时,前邻居送的一对虎皮鹦鹉的“房子”。11岁时,我们一家搬到福州,我跟之前的玩伴就要分别了。小孩子还很难接受离别,哭过好几场。他们追着我乘坐的车跑了很长一段路,后来也常常写信。有个小伙伴家里养着许多虎皮鹦鹉,我非常惦记,信中总是问及。一年后的寒假,他父母携他来福州玩,就从家里分出一对鹦鹉,拎着笼子上火车,带来送给我。

那两只鸟一个黄绿,一个蓝白,我犹记得黄绿色的爱吃大白菜,蓝白色的则爱啃东西磨“牙”,将一片海螺咬得坑坑洼洼,有一回还用嘴叼着铁丝笼门向上提,把门打开一条缝,差点钻出来跑掉。笼子是那时的“标配”鸟笼,里面有个吊环,蓝白鹦鹉经常占着这个秋千晃来晃去,黄绿色的没玩两下就会被它挤下来。

我初中时,两只鸟一直住在阳台东侧,每天大清早就发出悦耳的口哨声。我们阳台外就是山,鸟特别多,清早这对虎皮鹦鹉一叫,就像摇响了一串铃铛似的,半座山都唱起来。老房子的窗户是单层玻璃,一点儿都不隔音,学生本来就算定了闹钟要早起,鸟鸣却天天在闹钟之前就把我吵醒,令我烦恼。

高中时我要离家住校,鹦鹉便留给家人照拂。阳台在爷爷奶奶卧室外,大部分时间,喂食清洁都由他们顺手完成。但老人有时健忘,换过水食便忘记关笼门,黄绿鹦鹉趁机飞走。怕我伤心,爷爷奶奶还搞了一出偷梁换柱,悄悄去花鸟市场买回一模一样的鸟。直到几年后两只鹦鹉陆续去世,我才知道这件事。

鹦鹉没了,我也负笈远行,上大学去了,那空置的鸟笼却没有被扔掉,依旧悬在阳台东角,是一枚再不会响起的铃铛。从大学到工作,每逢假期回来,遥遥看见鸟笼,便会产生“到家”的实感。笼底慢慢被日光晒褪色,显出旧塑料的苍白。下一次回来,它便碎了个角。下下次,整个笼底都老化脱落了,只剩下铁丝的笼身。再下一次,铁丝也开始生出锈色……

就这样一年年,一年年。风雨将笼子变得越来越旧,越来越黑,像个剪影,沉默地孤悬着。

2018年底,爷爷猝然中风,后来,奶奶也久病住进了养老院。父母回到老房子触景伤怀,便也少不了。但旧鸟笼始终在那里,在我每一次回来替他们收拾东西时,它都一如从前,沉默地孤悬着,望着我到家。

直到一天中午,我约来的空调师傅要在鸟笼那块地方踩脚拆旧机,我转头拿个梯子的工夫,他已将鸟笼摘了下来。那锈入骨髓的铁丝瞬间洒下满地黑色碎渣。我来不及缅怀纪念什么,连忙将笼子接过来,搁在同样被挪开的朽烂竹木袜架、生锈铁丝、老化发脆的塑料椅上。

拆机,清运,收拾残局,一番忙碌下来,垃圾又堆成了小山,屋里难以下脚。熬到小区垃圾站开放的钟点,我赶紧一趟趟运出去。那黑黢黢的鸟笼的碎渣,一路从阳台掉到客厅,又随着我的脚步蜿蜒向垃圾站。

扔掉了它走回来,在楼下抬头看见空空荡荡的阳台角,心底微觉怅然。但回到家,还是毫不犹豫地抄起吸尘器,赶紧清理了满地的碎渣。设想中的“留个纪念”并没有实现,但也就如此罢了。人在长大之后,许多离别再也无暇依依不舍,往往是突然。



春耕

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巡检司镇,农民在田间劳作,构成一幅优美的诗意图。

薄荷青青

李志胜

“野火烧不尽”的隐喻
用在薄荷身上,恰到好处

光里有火,风中有刀
手掐把拿间,有亢奋的牙齿

粘面炸和蒜泥拌,各有余香
闲暇盘算之余,兀自绕梁三日

轮廓的美学

彭正毅

黄金码头,舟筏上岸
遇见美,巨大而璀璨,在前方飞速轮转

大国工匠,夸父逐日的动感
百年之变局,呈现风流繁茂的图腾

我看见辐条支撑和连接着圆满
旭日兀自东升,皓月静待花开

人间正道,旧事提速
斗转星移,淬火肇新

精巧、华丽、涅槃的一个个构件
柳暗花明,江陵一日的时代速度

喜悦迎面,当美学的轮廓向前
我和我的爱车一样,快意驰骋

脊梁

华光耀

时光追溯一百年前
苍茫大地,一群佝偻背
扛着铁镐的人

匍匐在低矮狭窄的采煤巷道
皮鞭、警棍和镣铐

凶狠地砸向每一个日子

自从有一束光
从南湖红船上升起

穿透了黑夜

闪烁着火种,早春的霞光中
有人身穿长袍,手拿雨伞

来到湘赣边界,在煤矿深处走访

绽放的目光,驱散寒冷

点燃了安源路矿第一次大罢工

从此,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

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

让劳动者嗅到了阳光的味道

挺直了脊梁

这是何等磅礴的伟力
从第一声呐喊到盛世欢歌

从安源矿井的煤灯到高速公路

高铁飞驰,焊花飞舞

每一个铆钉都是标点

每一道焊缝都是诗行

那些沾满油渍的掌纹

已镌刻在时代的年轮

诉说着百年淬炼的荣光

看望诗人

王培静

那是多年前的寒冬,我和几个文友相约去看望当代诗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艾青。我们几个人风风火火赶到北京东城,走进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在一扇古色古香的大门前敲响了门铃。

接待我们的是艾老的夫人高瑛老师,在会客室里我们刚刚坐定,高瑛老师就搀扶着一位面色慈祥的老人走了进来。老人慢慢坐下,温和地问:“你们都是哪个单位的?”我们一一报了单位和名字,他点了点头。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那位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了著名诗篇《大堰河,我的保姆》,教

育了几代人的诗坛泰斗。

高瑛老师说,艾老过着一个老年人的正常生活,根据医生嘱咐,这几天是不让会客的,但他却一口答应见我们。他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早晨六点起来擦澡,早点是牛奶煮麦片,有时吃点饼干或一个鸡蛋,十点多时喝一杯咖啡,要加蜂蜜。中午吃骨汤做的稀饭或面条。由于牙不好,只能吃软点的饭,吃面条时汤里会放点切碎的西红柿等蔬菜。下午吃点水果,香蕉、西瓜、桃都打碎了一起吃。晚上吃点稀饭,放些肉松。

我们得知,艾老新闻是必看的,还爱看《动物世界》,对大自然感兴趣。每当看到电视里有这样的画面出现,神情就特别专注。他每天会喝一点加饭酒,帮助血液循环。如有老朋友

直至两三年